

集部

滄溟集卷十八

明 李攀龍 撰

序

送羅處士還萬安序

處士少時嘗試補縣官弟子員不就也居數年則以大小戴氏屬虞臣肄業及之乃虞臣婉婉日抱經受膝下雖丱然不出家塾中即已知名廬陵諸生間郡大夫若萬安令聞虞臣秀才名署門下與論所以爲文辭無不

各如其口出虞臣之從郡大夫若萬安令游危行如長者處士心異虞臣之為人而視虞臣學則愈益勸不復事家人生産矣邑中少年竊相與非處士已則一切不事生産奈何託於不可知之子以鈞奇乎一日不効遂失常業彼實有家而不知變何有於我處士曰亦欲士之子恒為士以是為可知爾不知富貴也且爾不見邑中豪家少年不可以侍君子惟其學術少也而能走百役奉公法能不逋郡大夫若令之共税而不以出諸門

下非譽髦也明年虞臣與計吏偕詣京師癸丑射策甲科則處士之郡中視虞臣所以為理狀日于于爾未嘗一語及行事浹旬趣歸虞臣固請所以為理狀則處士曰稱法必及朝廷議獄必及典章為理則是也然而一人握之十人披之汝尚惡之執乎虞臣曰百金示孩提之童而不得易且搏黍猶之和氏之璧示賢者而不得易其不受之名非以其知彌精其持彌固矣乎大人豈猶以此病臣也葢處士家居復不能容人過失即雖暱

子弟有不直未嘗不面折之亡問族疏近以宿鎛若卒構怨必令處士居間是非曲聽處士始有不便處士者久之各厭其意曰即令詰吏對何以異此故萬安俗雖稱健訟而羅氏宗人鮮有自相逮於縣庭者處士所謂施于有政哉其斯有味乎虞臣之爲理也

贈珍羞署正張君序

余嘗造會稽諸大績與言脉家學就理七劑稱良焉顧又察其非重糈食技術之人暇問之則曰君豈以大績

於署府中日辦膳若羞諸物事眂羹飲皆若有所時適悟攝性之義君子恒放焉以達之石液遂多所濟於病者爲有取爾哉顧吾所同署者張君則謂大績曰昔邦輔侍我中丞兄於淮泗間見其急國餉而食不重味嘗疑割烹之言非也向邦輔與君掌醢時雖不即膾炙衆意而不厭久要則君所三折肱於國中也大績曰周官膳夫掌王之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矣民窮而無告者君其能使各有常餼乎天子欲有問焉君亦以珍從就

其室乎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矣張君豈嘗聞五十毋粻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今各得其齒乎是皆不在君也聖天子方致孝鬼神菲飲食日舉之典爲羊存君雖日羃珍而進未嘗得躬覩授祭品嘗食之盛以縱觀槃盂之銘天下一人之養也其所禋祀於宗廟咸秩乎百神鏞簴萬舞紛陳備奏佩玉簪組鏘鳴翳列於堂寢之上駿奔載路祝史在庭執卺奉璋濟濟峩峩以趣天子之左右而娭羮定以詔於位時則君必將

肅牲豆登魚腊致四海九州之美味四時之和氣使明德之馨誠信之衷藉以同升偕暢以居歆上帝而祈永命錫純嘏卒就禮樂之成賛感格幽玄之道也乎聘以萬國譯以四夷燕享以諸侯王公脯賜以郡工黎獻旅語以嘉賔君子以光邦家以寧胡考以樂王者得賢之心以洽𡿨蕭澤及四海之恵君又無一不司存於是署也無亦恥無以自盡而愈思其職之所不及為邪亦求若大績者達之石液使多所濟於病者而未得其所欲

託邪余然後知雖處下位而人人重自棄猶盛世之教也

贈太學生葛景宜序

景宜在濟南時盖猶及與余同爲郡弟子員云景宜嘗言與余候部刺史時行躡履甚鮮也盖人自上谷來遺之複底突出可以承鞠余目攝之則若不敢不蹐旦日且几几然易舄行矣頃之以呰遊大學比卒業者五年余爲郎景宜又數過署中爲夙昔弟子員時相樂語不

倦也則稱濟南士人所頌伏授書終棄繻李生不濫竽豈欺我哉即吾蠶屩上國求友博洽君子非不多所宣翼然不至如向躡屐時怵懼其動以疏穢鎮浮今不忘也余謂景宜上谷之龍門人彼所節氣相尚不飭其行其所謂我猶之曰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則恢恢自踈爲急耳孔子所論直諒益者矣景宜仲父有勃豁建主之勲王子得以有其國景宜從旁以賛事豈匹夫而相者乎雖遇則然然宦微臣謀王危事也不已爲難哉余

往見其門蓋縣弧矢焉謂之曰湫舉云龜玉金珠山林藪澤民並用之聖能制議百物也唯是有子而日伺其耳目出聰明手足蠕動孩提生色志意發神智號泣紆性慈生之膝下玩之股掌之間豈私心不在彼有之乎景宜乃稱詩曰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余爲次其事云

送龔懋卿序

蓋懋卿三十始爲郡諸生五十而貢云既爲郡諸生則

從余遊余數稱毛詩大義難之無不如嚮也明年以諸生既廩與許殿卿郭子坤卒業館中藝相雄長稱大師矣按察諸公開塾于署無不延生者慈谿馮公括蒼趙公益尤重之凡七大比無不在諸生高等無不謂成名無疑而竟待歲即猶若不得已而勿欲變焉者屬之可以已可以變也初生豈自計至是哉生家陽邱近薛縣常稱公孫弘之爲人而不直汲黯也曰弘故遠迹羊豕之間年六十餘以文學徵七十而爲丞相服習表禍即

令紈綺驟御有肌躁膚癢耳布被奚詐焉顧生少時左挾書右杖箠牧羊山中年二十試為郡功曹不報繇于陽邱尉庭笞之乃卒業鄉校三十而為郡諸生弘少為薛縣獄吏尋以辠免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弘年六十徵為博士以不能罷歸後五年再以文學徵詣太常生今待歲應命實年五十有八九七大比無不在諸生高等又馮公趙公諸按察轉相揚之終不得與計偕何以異弘以不能罷歸也及弘再徵讓謝國人國人

則固推弘太常對策第又輙居下初弘亦豈自計年七十爲丞相然且封侯也史盖皆稱曰公孫弘行義雖修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時則武帝方鄉文學弘因得以儒術對策奏擢爲第一不然帝以雄才揚摧俊乂歎息嚴徐之徒報書諸侯王常名司馬相如等視草豈其於弘非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而輙自百餘人之下以爲舉首以示在昔不能罷歸爲不知弘必不然矣生以毛詩稱大師大義如嚮何以異弘辯論有餘習文法吏

事也獨以今天子神聖雅好儒術維賢不次千載一時視弘邈矣即有名問有司發策必以新政先事求備必且豫憂胡也余嘗見生爲張中丞圖上山東要害恢奇多聞業已就緒濮陽戍卒陳氏蓄異生一諸生隱然敵國即便宜爲對何不可者乃朱買臣難弘置朔方之便發十策謝不得一以弘辯論豈故不能得一於十即欲有所專奉有所願罷以此合上意耳然豈異於使匈奴還報時弘固亦謂君臣之遇非知無以相得也生如能

令所對天子善焉千載一時而亦千載一遇若猶是太常所奏第居下其對則在我其時不在我也此生一遇彼弘一遇又何怍焉君臣之遇非知無以相得而知不可爲也前以一人不合罷歸而後以百人之下爲舉首其斯生所常稱公孫弘之爲人者哉

李天鍾推官三御史臺嘉命序

余不佞所守郡則天鍾爲理焉天鍾爲理且一歲而御史臺勞書凡三下矣天鍾乃謂余視此勞書於僕何當

哉御史臺乃薦人於天子又能以所欲薦若不欲薦者書相勞也今無論其大者不能揚於王庭薦諸天子即其次置之一切不問何不可者乃吾既蹇蹇奉職而稱爲理則以而處之欲薦不薦之間使有斯未能信之心曰是終未可知其聞於天子而姑示若不得已者取之擯棄之餘而爲之辭爾吾又安能嘗其言以身舍曰易之而又負其施綴不急之譽以陰見其所未備若甚難之而因以深德我者則某有掩耳而走爾不忍讀此勞

書語也無亦與屬邑簿尉最賤啇夫傳舍小吏同牘共命數列以勸何以異嗾而使之此豈天鍾所病哉即攀龍二年於此未嘗奉御史臺一字薦書也假令天鍾因御史臺風指爲徼諸郡吏隂事而萋菲成之使得以懸法中人而亟謂愛我豈爲之乎不然則無故而自頳出以求揜衆得之則將復進以綣然相結其有不得百倍人百欺人陽爲上意在此而實讋之於前乃從旁因以爲觧而深自納約使辭色在我豈爲之乎又不然口給

相禦得得情是喜今日劾一語明日具一獄常使其跡在左右豈爲之乎是三者皆君所不爲也余蓋聞君即値御史臺徽諸郡吏陰事未嘗不孫避入於人中出而及之亦猶上察下獲赧赧如暴已過者何所得之何有不得而百倍人百欺人自令危疑如此即使辭色在我豈某之利哉天鍾長者語非擬議不效也獄非服念不具也是天鍾所爲也則已處乎若親若疏若去若就之間而欲人勿以處我於欲薦不薦之間又何可得也故薦

所不及而書相勞焉猶以是爲不得已云爾人於我有所不得已則其賢愈益不可測視之薦書乃在上功此余所因以重勞之也

沈封君七十壽序

蓋自明興開郡國縣官弟子員設科射策士多自重者云禄利之路則然哉人情自愛父所不能得之於子也封君既受業弟子既廩郡國且察可與計偕而次君則舉進士矣人情自愛誠有所質于中莫謂之也有則曰

是猶未可知二偶三合亦各言其自致爾子何能得此於我而輒以委焉不則曰用予自託跨三命以臨鄉里寧與一敝果觧相殉卒業牖下自誤不恤矣故有白首呻佔儳焉發憤於其子者不知精華已竭乃欲與新進少年較技角藝萬一所司有知已碩宿自負以謂不悖所聞然而其時與文則已變而載義以遷出於所聞之外者有不必守也不然則又不少自勉強一老文學終依依不忍去以爲亦自見其名成亦自見其志効然而

既已鞠如枯蝦猶日與諸生盤辟堂上修禮容出從一
乳兒馬謁郡國長史朝朔望爲不素餐不知當其不及
肙也屈指既廩垂冀恩澤待歲竢盡佹失佹復以至於
今勞且險乎顧二偶三合有不必致自其身志効名成
有不必託自其巳是封君之自重也次君盖謂余曰自
某舉進士家大人以郡國弟子受封洛陽令尋改戶部
主事再封山西按察司僉事二十年于此歲七十矣雅
好奕碁未嘗與聞事也夫人情自愛亦各言其自致自

見其名成與其志効雖子不假焉是矣顧士結髮受章句即欲第乎亦當如兒輩少年舉進士何至白首郡國弟子中糜既廩人豈不自致有不能得此於子者且弱冠既廩勿悖所聞足以免俛失俛復之患一老文學如運之掌即諸生經術尊我郡國長吏師儒視我職自取耳待歲竢盡而來亦待歲竢盡而去柰何俾諸僚友之疑我自恃屬於其子也而竊議於後爲兒輩無妄之累乎爾類恒於斯不類恒於斯豈敢哉跨三命以臨鄉里

惟是朝廷欲速見爲善者之報也誠謂其才可自致願
以異日慢孰甚焉無亦謂爵已崇而虛位已卑而實而
鄙之乎奈何以一老文學自享而令有所不行於朝廷
士固以此言自致以此言自見耶不有弈碁者乎吾三
十年於此此以自致此以自見矣君子曰三命以臨鄉
里則長吏之所過問而式伏臘存問者也一與聞事將
鄉里讙焉朝廷等威乃從長吏而示之權又因以爲利
自令輕之何用勸天下之爲人父者我斯自爲弟子時

已勝其耦尹文子所謂進退取與在我者也豈獨三尺之局中蓋脫然直奇焉而所爲自重者在此然又衆意所安常理所取廢而任之七十年如一日得養心寡慾之助於進退取與之間燕趙君子凡以慷慨自矯固無以得封君之大云封君名某生二子紹代長君也南陽別駕次君山西參議守寧武關爲封疆重臣著政聲封君因有勞號矣乃隆慶改元十月二十一日覽揆之辰爲歲七十焉

賀大中丞孟公生子序

隆慶己巳孟大中丞孟公始舉子焉明年左史許殿卿至自公所而謂余曰中丞公年既已六十有二矣而始舉子岌岌乎其危得之也夫危得之者幾得之也幾之爲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人之爲道厥初生民覃族受姓以屬于今不絶如糸一旦自我咯焉中止無論宗祧之血食社稷之委裘即不堂不構不播不穫以比於作俑而題之曰三不孝則誰不皇皇焉而幾得之也兮

禱以禱祠求之熊羆以寤寐求之即未爲失也雖不肖焉不告而娶以權求之寧脱屣爵禄以其餘易焉以倖求之則誰不皇皇焉而幾得之也攀龍曰子不可幾而得以幾之而得子者其法當自得子者也公之於人道緼藉長者里中盖視猶石相家即某與殿卿所習也三十而游京師其友親之曰亦既抱子矣即其厚必無不載也出宰縉雲其百姓父母之曰必有貴仲而季且賢矣即其仁必有後也四十而藩屏隴右秦人無異于越

人也曰不筮而商瞿之膝下繩繩矣五十以大中丞督部河南北權豪斂手而百姓焉依莫不壯之曰公誠自愛是將退食獨立無奈趨庭者之肩摩踵接稱詩問禮之不暇何也即其威重而氣有必息也何以得此聲於梁楚閒哉然固未有子也此自殿卿所及見而某所及聞於楚若越者至今相謂公無恙邪何爲至今未舉子也無亦既已能御乎不則咳而有名者幾人乎又不則將就館者幾人乎里中旦夕覘其門有弧矢也家持羊

酒往賀焉而旋且已也是年六十而齒髮如平生也是自縉雲龍右河之南北歷數十年其儀不忒也人亦誰不為公幾得之也公乃今六十二年而始舉子余固以謂其法當自得子者也人之幾之益信其必至云爾終豈謂幾得之哉唯是幾之不得而快快然後幾而得之之為快也氣之所息必賢且貴是天之報公以答秦越河南北若里中之所以幾公者也然後公之敦仁處厚養威持重之德始成矣此可以持羊酒往賀時也遂為

殷卿具列之如此

殷母太孺人序

余年十五六時學毛氏詩於同郡張先生所與正夫同師聞母家在武定與正夫家自曾大父以來皆仕宦通家正夫先君子雖處士然其人好書習掌故郡中賢士大夫多從處士游也太孺人歸時蓋遭家中葉處士與兄伯居無家人生產宗族來濟南者皆謂母素貴家女豈厭爲處士新婦乎母心知處士非凡人家雖貧哉即

所願裘褐之人豈以富貴爲是也則悉去綺縞椎布操作而前矣孺人盖工女事即所未嘗試孺人見之能令自手指出宗黨有以所善嘗試孺人者又無不出孺人下孺人事嫂每雞鳴起視具嫂不知也夜恒不敢先寢宗族乃相慶得新婦孺人至今視嫂子如已出也余猶及見正夫未就外傅時書尺牘皆孺人所作與之書正夫年七歲孺人教之數日也即問處士君歷家言甲子於天地何所起後余見正夫則在同舍諸生郭君所受

二戴氏禮爲余言曾大父以來家世治二戴氏禮家君不欲忘前人所爲業也正夫是歲盧生尹生以及郭君之門盖一年而五更師五師皆孺人爲處士君束行修閭里咸謂孟母三遷其子殷母爲子五更師云又三年所余與正夫偕計吏當如京師得見處士君及孺人又六年正夫舉進士爲令官迎孺人來京師余太安人及家人亟得見孺人太安人每從孺人家來必誦孺人家母儀數事示家人也嘗謂孺人六十有三猶尚健飲食

爾母年五十餘即㝠異平生且爾奉職比部何狀得似孺人子檢討君賢也余由有識見東平何治象略似正夫正夫自與余相天下士未有失也所論人狀即如其人在余目前矣

邢母朱太恭人序

人勿論不得其父母即得其父母非久也無以子也太恭人之有以子也程番公以良二千石出守程番長官咸用命稱共理之臣上以賛朝廷柔遠能邇下以和椎

結侏離之俗以息息綏社植本立慈孰使太恭人有今日者非程番公乎太恭人之有以子也且二十年也勿論不得於所爲舅姑即得於所舅姑非久也無以婦也太恭人之有以婦也肇昌公爲郡理官治隴以西獄治也按部使者檄而治河以西之獄遡矣羌胡雜治之治也所嘗平反至生祠諸郡中比于馮野王之爲人肅肅在堂雍雍在閫作邦作對以逆程番公無違之命以正抱哺併倨之風孰使太恭人有今日者非肇昌公乎勿

論不得於其君子即得於其君子非久也無以爲家也
太恭人之有以爲家也則贈中丞公者業已游諸國子
中矣太恭人則曰君弱冠握手天下士非慷慨慕義以
託於長者斯士必以齒易之士以齒易之斯三損日至
三損日至終無成名矣既年公蓋儼然若出於世家公
卿之胄也褎然又若在偕計中不得於宗伯之薦列也
而士無敢以齒易之矣外有伐木和平之友斯内有雞
鳴静好之婦刑于寡妻庇其伉儷孰使太恭人有今日

者非贈中丞公妻太恭人之有以婦與有以爲家也且二十年也可以無得於其父母若所爲舅姑與所爲家也不可以無得於其子即得於其子非久無以母也太恭人之有以母也中丞公之爲諸生則謂之曰何以異爾父之爲國子慷慨慕義以託於長者士不得以齒易之也及以進士爲真定尹又謂之曰何以異爾外王父爲程番哉裁守就令裁吏就華以我自視以爾視民無不得也以真定尹爲御史又謂之曰父母之不得則師

法之師法之不得則彈壓之過此攘臂而仍之不可知已公既爲御史按部畿内庚戌之役即斥堠無不至芻粟無不具也以御史爲廷尉又謂之曰何以異爾王父爲肇昌理時郡理官所爲當御史臺當也御史臺所爲當廷尉當也公在廷尉無論丞卿凡涖二都文無害矣今之中丞以督部刺史在外爲臺主者不下數十人其内領御史受公卿章奏以貳大夫者纔一二人耳終不遺力而讓位矣公三年於此即天子威重之臣也太恭

人不知也所知者中丞公爲諸生無以異於贈君之游
國子中爲眞定無以異於外王父之爲程番守爲御史
廷尉無以異於王父之爲肇昌理官時耳士無廢業雖
勞而善心生焉邑不以爲令母得以爲子乎即使御史
廷尉不當太恭人意恐不能爲中丞公畢正臘也又孰
使太恭人有今日者非中丞公乎太恭人之得其子以
毋也又且四十年也二十年程番之子又二十年肇昌
之婦而贈中丞之妻又四十年中丞之母太恭人八十

年於此其在肇昌公家無以異程番公家其視中丞公無以異贈中丞公故其於八十猶掇之也然而不得於其父母舅姑若其君子與子而不可不得於今日也聖天子四十年於此矣勿論太恭人免於葛藟仳離之難即使中丞公值更張之運急絶無施又不則在忌諱之朝膏澤不下又不則處滋彰之世好生未洽何以一令長擢御史遷廷尉以及中丞無恙也向使中丞公有一日之恙以為太恭人憂其以八十年於此者何可知哉

聖天子四十年於此即太恭人八十年於此堯舜在位
民不夭札是余所謂不得於父母舅姑若其君子與子
而不可不得於今日者也毋家在昌邑邑令陳希南氏
爲余言毋如此程番公名璡肇昌公名璀贈中丞公名
時舉中丞名尚簡因以見昌邑多君子矣

大方伯亢公太夫人序

公既用山東右方伯遷筦蜀中左轄行矣則貽余書曰
不佞奉太夫人叨役大邦踰年於此今奈何重以遺體

爲萬里行度邛郲九折阪王陽所畏道也曩不佞在著作之庭幸得備侍從屬歲八月聖天子景命每從交戟間伏見宰相以下百官及郡國吏鼓舞呼萬歲聲殷朝廷未嘗不私心快焉太夫人生幸在景命之月即不佞亦每從庭致太官酒脯歸率諸弟妻子若諸孫稱觴爲壽數得以承上餘歡以效太夫人前今且安知無陪朝廷隨牒在遠徒有意乎彼一時也盖公既在著作之庭數年矣家本平陽會族有以外戚在藩王府者風公不

宜備宿衛公欲自言於上頃之乃奉璽書出按河南諸
部學校事尋以參政遷陜西按察使陞山東云余未習
太夫人爲母狀聞以効於太夫人者固知太夫人方公
之奉璽書按察河南也以請諸太夫人曰不肖某雅意
在本朝今且已矣𥞊禄奉太夫人訓而幸得備侍從
宰相後日優游文章稱近臣一旦出爲吏故當奏記上
謁中丞臺若御史臺責苛禮或性難繆恭則見以爲有
負不遜先下檄侮其辭以嘗之不報則又從旁督過諸

掾史以摩切我今且巳矣與其得罪以爲太夫人憂太夫人曰置之何官不可爲自言無益也身自侍從而出不能吏安用文章爲今且巳矣有如制詔河南按察副使某猒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閒者濶焉久不聞問爾豈猶敢具以出居于鄭對邪春秋之義臣事君猶子事父母安得謂爲老婦憂吾既巳飭諸椽史以璽書行事臺中何自督過之也公遂之河南歷今官暫詣平陽又屬嵗八月稱觴爲壽太夫人前公又將顧復不能去承

閭以請曰以今視著作時承聖天子餘歡稱觴爲壽則太夫人七十有奇矣隨牒蜀中孰與河南孔邇父母方伯於外臣即位已極則人將易之即不易吾又安能久涸於錢穀爲也不已將謂我何太夫人亦將必曰爾起家徒步積十餘年爲唐虞四岳之臣受國厚恩即往居部懐來徼外蠻夷使歸附朝廷威信萬一報上何不可者王尊爲忠臣何以異王陽爲孝子乘傳之官何畏九折阪而道惡爲解且吾恃粥食飲幸無恙方賴鍾釜之

餘自持養即七十何憂焉方伯重臣視内三公誠不失職裨益稱是若乃纖介小嫌末節自予硜硜無通儒之見吾何知之哉吾聞有易人無易官溷之而愈辨者才也幸得不次復望帷幄何可以在遠之故示有離寢門之心太夫人言未畢而公叱馭行矣即有爲中和樂職宣布詩對揚天子盛德事以効威信懐來蠻夷而蜀中安矣孰不謂太夫人流澤遠乎母之愛子在遠非弗思也然思爲之計則祭祀必祝之曰必使長守位也然則

公必勿曰今且已矣而顧復不行如出按察河南時以此効於太夫人前耳余惟公所論中丞臺責苛禮常見以爲有負不遜嘗侮摩切非妄語也余往奉璽書按察陜以西諸部學校時躬遘此事矣然余固陋輒自投劾去公以能奉太夫人訓所至見重終不累此徒臆及之又云方伯外臣已極無久涸錢穀爲人情或有之至有易人無易官涸之而愈辦者才也毋之教爲得其大者云

許母張太孺人序

余弱冠時吾黨士葢多從殷卿游矣則殷卿乃三顧余廬中信宿與言天下事握手不置也吾黨士至相謂曰久不見殷卿何至與李生友哉李生狂士也人皆以余爲狂生葢殷卿謂余非狂生云余與殷卿讀書負郭窮巷不能視家生産落落羈身鄉校内佔畢業爲之俊傑相命以好古多所博外家之語慕左氏司馬子長文辭與世枘鑿不相入日月肖試有司伎不能稱旣廪室家

噭噭視一弟子員如匏瓜矣余復每過殷卿即縱酒談笑上嘉版築屠釣之遇下及射鉤贖驂之役苟富貴無相忘也仰屋竊歎重悲昔人盛年功名扼腕之間無不志在千里計未使吾黨士知也太孺人從旁觀之乃亟爲殷卿言向從見游者無豪易髙也此人亦孤貧泥淖中意若颸去才乃大常兒忽之勿失此人哉彼不知李生奚爲知若也殷卿亦言陸沈於俗使無爵爵之行遘會崛起澤大流施而人莫知我所爲生不及兒明精淵

識矯矯逸氣巍巍如泰山不可動浩如百川不可禦皃不及生也太孺人終歲寡居日夜睽一子有建立時儼無愉色即從游士數来殿卿又往往輟饋迎之終日不得下帷誦太孺人始猶對客詳爲呵責殿卿者久之從游士復不謝絶太孺人則扄鑰持門户盛氣厲辭鞅鞅去諸子矣以故殿卿無擇交向令窮困時有所失私暱乃今何能不僫精神降體貌以事未嘗知已者對坐以目無可與語彼我扞蔽動及賄食田舍瑣尾鄙倍盈耳聒

勉答問一言不相應即忸怩作壓狀以伺衷疑我稍厭
復謂無故人情引衣起走惡聲載路是不以憂太孺人
乎余往過殿卿則鞅鞅去者瞰余又相謂太孺人顧奈
何内狂生也余尚記憶殿卿自肥子來持進不滿千錢
太孺人命給余夜讀值膏數升遺之余至今耿耿東壁
餘光念哀王孫而進食意無已時又殿卿於我無論沫
濕相呴濡即上書張中丞府中相推第身自賤士乃手
援我殿卿豈自知後時乃至今也太孺人雖年八十手

然殷卿已著國士名大錫母矣即有憂生之嗟懼不先鼎食爾太孺人於余有知興之感在殷卿顧乆下人哉時又何可爲也余猶及復兒孩提時薛家婦抱子矣襁褓相藉太孺人撫育三世而處其慈又皆秀發孺慕恍人志意斯稱吉祥善事乎

劉母茹太孺人序

余觀茹太孺人之行旣有母德亦有母材云方學正公歸自鄭州營故田廬而老也彊場淆亂莞鑰竊發則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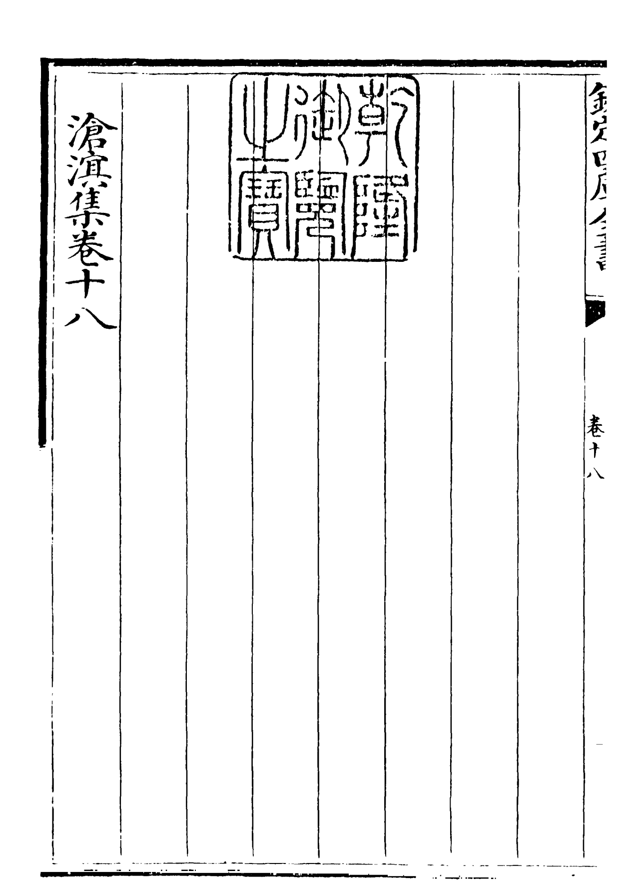
之兄弟若兄弟之子前已舉而質之債家矣蓋孺人勸贖焉而公之兄弟若兄弟之子未已也稱貸以爲辭公乃傾槖中裝量多寡分給之而不以無爲解蓋孺人勸復焉而公之兄弟若兄弟之子未巳也則由是忌郎中君而慮其後之反圖風以相恐公又爲之析券如未嘗有施者蓋孺人勸置焉郎中君幼不知也久之郎中君登第旣爲理河南郡孺人更以田廬命郎中君計屬疏數爲分多寡以授公之兄弟若兄弟之子也曰是先君

子之義也先君子雖長者然一儒吏束脩之餘嘸嘸橐中裝耳方歸自鄭州及故田廬未耟不得加埽除不得致實自強意乃吾謂先君子于時寧能以田廬之鄭州耕且講邪不猶愈於汙萊然亦謂贖可以已諸兄弟若兄弟之子又稱貸以爲辭又誰不曰殆不可復者即吾念之是將曰吾徒爲伯也者守田廬力不足質之名爲惠也今誰窺其橐中束修之餘豈負之哉誠以若藐焉之孫將不利於小子苟挾是心而已吾盖重勸先君子

又顧與前失之卒復之者所以使彼輩謂若爲不可知安之勿輒有它腸故也若既已有自立之形彼輩誠慮其後之反圖田廬長物何可以貿子孫憂而空文市禍以爲報怨左右又勸先君子一切置之不欲一依一違使彼有不慨然之憾即意雖未厭而屈諸其厚矣今若且之郡先君子田廬使猶是儼然在也以著不侵而抒夙憤何不可者即諸兄弟若兄弟之子必相謂曰昔伯也者以其藐焉之孤不愛其田廬稱貸復之而又爲折

劵曲相啗我後之反圖無日乎則若何樂乎有此聲於諸兄弟若兄弟之子唯是更爲授之則彼必將曰均之官也田廬自遺宗族是常耳凡以示先君子不言自贖稱貸以復之義豈不美哉即吾命若葬從母路甸甸櫺櫺雖一婦人必相収之豈亦後有反圖凡以成先君子之志者不可有所不至也是孺人之行也君子曰今之所謂毋得以義相勸因其子以成其夫大矣婦人之性視田廬橐中獨其子所有耳誰爲兄弟若兄弟之子乎

孺人倚其田廬於懐中三勸大義族黨是常不間於言無得而迹焉一何衛子之周也在爲理時河南太守柱爲王所持郎中君身處危疑事卒以白不失其職孺人之教遠哉此余所謂材毋云毋既封太孺人以彶元七十歲余爲鄭君廡夫爲郎中君具列如此郎中君名宗岱字伯東嘉靖已未進士



滄溟集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滄溟集卷十九至二十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柳邁祖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朱鈴

校對官中書臣嵇承志

謄録監生臣陳振德

滄溟集卷十九

明 李攀龍 撰

記

太華山記

經曰太華之山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其廣十里蓋指華中削成而四方者爾四方之外宫之盡華山也自縣南十里入谷逶迤上二十里抵削成北方壁下乃谷即西南出不可行行東北大霤中霤中一峽裁容人左

右穿受不湍足穿受手如决吻人上出如自井中者千尺曰千尺峽北不至十步復得一峽百尺人上出如前峽曰百尺峽則東南行厓往往如覆敦出人穿其穹中行穹中穿其仄輪牙也厓絶為橋者二所東北徑雲臺峯東南得大阪可千尺人從其罅中躡銜上阪窮為棧五步顧見罅中如一耦之𣈆新發諸耜矣罅中穿如峽中峽中銜如罅中峽中之繘垂罅中之繘倚皆自汲也棧北得厓徑丈人仄行於穿手在决吻中左右代相受

踵二分垂在外足已茹則齧膝也足已吐是以趾任身也北不至十步厓乃東折得路尺許於厓㓶中入並厓南行耳如屬垣者二里㓶窮復西出厓上行則積穿三丈有厓從北來踐此厓上復高三丈自踐首南行厓如前㓶中屬耳瓶耳矣三里而近為蒼龍領領廣尺有咫長五百丈厓東西深數千仞人莫敢睨視是酈生所稱搦領須騎行者矣雖今得拾級行哉足欲置之置先嘗一足於級上置也然後更置一足其所置足猶若置入石

中者猶人人不自固甬匐進也級窮得厓跋焉高二丈一隅西北出人從其隅上南一里得厓又盡磝不可以穿繘自汲也是皆所謂懸度矣不至百步西北冒大石出厓下西南上二里得松林五樹稱五將軍厓上者不見杪厓下者不見本從縣中望見松如樹荄也西一里有大石如百斛囷不知何來容於此橫道而處踰之為穿徑二十所西南百步得巨靈掌掌在削成東北方壁上不盡壁五丈許人不得至掌二丈許掌形覆其拇北

引如三尋之戟從縣中望見掌即五指參差出壁上也又西百步詣削成四方上矣西南望削成四方中東北望所從上削成道道從東北隅出二十里是錞于雲臺峰猶杓之在斗矣削成上四方顧其中汙也上宮在汙中西北玉井在上宮前五尺許水出於其上潛於其下東北溪大坎中凡二十八所北注壁下壁下注道中一穴北出水從上竂之也四壁之穴各在一摶上宮東南上三里許得明星玉女祠含神霧稱明星玉女持玉槳

乃祠在大石上大石長十丈許祠前輒折折下有穴穴有石如馬折南五丈坎如盆者五所如臼者一所水方瀋瀋也下從祠東南峽中行二里得池二所大如輪東南行三里望見衛叔卿之博臺在別顛為埒不盡厓尺中如砥可坐十人厓南北繘纚纚也欲度者先握繘自懸厓中乃跖厓自汰令就繘不得繘還跖厓自汰得而後釋所自懸繘也此即秦昭王使人施鉤梯處也西南上三里許得一峽如括曰天門門西出為棧而銅柱陘

不能尺長二十丈棧窮穿井下三竅旁出復西行為棧
而銅柱一池在石室中不可涸也天門旁有臺如叔卿
之臺南望三公山三峯如食前之豆是白帝之所觴百
神也從上望壁下大谿谿肆無景即日中窈窈爾久之
一山出其末若鏃矢頃即失之矣是為南峯南峯前出
南壁上東峯出東南隅壁上西峯出西北隅從下望之
五千仞一壁矣攀龍曰余既達削成四方中不復知天
不可升矣余夫善載腐肉朽骨者乎及俯三峯望中原

見黄河從塞外來下窺大壑精氣之所出入又未嘗不爽然自失也

德王冊國記

先是宦者貝給事東平府中侍令王葢先懷世子辛之遂使為冢令馬以屬令王懷王㢮長晚為世子且卒矣懿王又甍房闥嬖臣各欲立所親倖以及時締主為已力取富貴論議洶洶令王岌岌殆也時御史李將臨懿王喪見令王宦者某乃為王曰李御史且至必且曰雖

王儼然在憂服之中得國恒於斯矣王其辭焉孤孺子以先王光靈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為使者憂孤不得共承先世子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使者又一二叔父先王之所愛也先世子之所友也無不大賢孤孺子何敢因以為利其孰能説之其時屬名使擯亦言舍其孫而立其子非先王意也乃奏入是歳冊令王矣是舉也或有於御史處言王狀者及御史見王狀聽其言也又自失矣藩王子孫生長閨牖不習見民間事不習接賓

容復幼冲氣識未及之安得不在左右也懐世子既卒所以為懿王後者未佩玉兆也今王又無外家强宗其府中事一切受懿王宫監裁抑仳薉如民家子飬嵗時不得朝懿王即朝亦遽去不得言其葢甚微且初來濟南貧無外黨思顧先世子舊恩輒以私錢供給衣教詩書相依倚護防它變傾身為之昔者晉獻公屬奚齊于荀息里克將為亂則謂息曰三怨將起秦晉輔之子將何如是有以要息也其所欲汾陽之田百萬易與爾使

許而明焉誠得立然後謝不與汾陽邑而奪之權遂以狥於國中豈為負先君言哉蒲城之事履鞮豈不念之深其曰不敢以二心事君倍主則謂文公猶公子矣然受於驪姬豈正哉欲以觧前罪也為非有似蒲翟之事者不可也脫文公於焚宮之難以犯吕郤之誅然事以危焉由是而論宦者朞則是能有履鞮之智而行以苟息之忠時與才不論焉有足稱者矣

介石書院子游祠堂記

伯剛先生既先後捐田二百畒郡邑諸生矣尋又捐田一百畒建介石書院以祀言公子游其中而宋著作佐郎王公蘋明處士顧公愿從焉以系師承勸風俗也則唯是其身自有之哉始先生在給事中時上疏先帝廣曠蕩抑邪佞者五事忤旨謫居庸一日而直聲動天下家居論學師承所自在風俗所自起猶是未敢一日忘其黨也豈以令之為文學者乃吳於六藝視天下為蔚然乎然文學於吳自文學子游始子游既學於中國歸

而南北之學立前知洙泗之間斷斷如也而誰以易之唯是寧不賛春秋一辭弦歌武城必以所聞於孔子寧倦後馬行不由徑必以得之於澹臺滅明而懼夫其流異邪今之君子蓋傷之曰於六藝焉而吳視天下為蔚然於理奚當也孰與譚性命則稱天著功令則語聖之為快哉遂至如許長伯號其徒唐林輩以四科一堂之上避席危坐稱天語聖何顔閔之具也愈嚴爲頌愈近綿蕞之戲不然持説相難顓門耀之帖括自受謂道在

是所為六藝蔚然者舉以掩焉而吳乃猶是其為文學微言以諷詩之為教弦歌之意乎子羽度江吳多劒術之士未嘗無傳流斯異耳豈其微哉子游之為茲厚於後世也豈其本之則無沾沾六藝而子思唱之孟軻和之以附先君子之列乎必不然矣及覩信伯所為薦於胡安國者學曰師承識曰世務然信伯說上則獨以心學心學奚當於世務徒所聞於二程氏者具是即其主所不欲卒不以奪其所聞於師而迂濶自嫌也見無非

道與學何必使自口出及易其所聞乃以其所欲此於
文學奚當焉原魯義不仕元執在我而已即質行如許
衡吳沈有不必信者高皇帝大徵大儒嘗一詣京師歸
而伏思穷几凡數十年有可以得諸大儒信又不但在
我則亦何嘗論學也吾黨諸生居以蔚然於六藝出以
直聲動天下即田三百畒若固有之不素餐兮孰大於
是自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而子游與之矣何以稱嗜
飲食偷儒燀事安得有君子固不用力之言而曰是子

游氏之賤儒乎此介石書院所為偃之室從以二君子者卒所捐田之志也是為未敢一日忘其黨云爾信伯蘋字原魯愚字原魯於先生為四世祖先生名某字伯剛嘉靖壬辰進士也

青州兵備副使王君城顏神碑記

君既以璽書按察青齊諸郡縣即青齊諸郡縣治也則之部請城籠水曰是淄萊新邑之間一都會哉天不弔百姓一二長吏怠於疆事俾一二不逞子弟揭竿如林

而負固自喜以為父老憂四方亡命嘯而過市有業甒
於篚中覆之利劒莫敢以發而釋擔一呼為皆制挺又
安可誰何百數十年來冀氏姚氏九為倡亂殺我一二
長吏之戍者以荼毒我百姓焚蕩我廬舍憯不畏明至
令一妖女子三勤我王師翦滅此而後食悪在其按察
青齊諸郡縣為也余不佞蓋未嘗一日忘之桴鼓之鳴
如出宇下即於璽書又得臨籠水上以春秋糶吾軍士
豈其防民而㬥之中野必曰疆場之事一彼一此棄命

廢職其若父老何我必不然不�之業在蒸民之七章

矣中丞傅公謂御史叚君曰以余觀於大夫才可使無

徵役百姓而義不可使衆為政夫固謂一人慮始而禁

施不可有也不然夫豈不知淄萊新益之間嗷嗷者以

時詘為解也大夫實云畏此璽書即有後事安可言勿

與知也曰昔在庚戌少司馬城潞水上抗虜乃天子有

錫命此自大夫家政吾二人將有賴焉以干城王室備

它盜無亦大夫按察青州諸郡縣外城數十豈謂是而

游津梁之上有難急也大夫實云勿更使父老失望於我則君遂營焉曰是在不佞此一役耳何至言鉅萬吾因石於山因灰於石雖隆之天不可勝用矣豈猶不堅而覆簣為之其又令暴風雨潦以攻一日之費石城非不倍於委土而十年為計一再築之後石城之費立盡是使父老終歲率子弟而城已君乃屬之有司某等者自三月至七月有司某等者乃以效於君筭纔官錢九百餘緡而城高丈有尋方廣若千丈各門焉二水門出

南北城下因壑為池百姓忽自有之矣君以報成令中丞某也擧龍弱冠時已聞一二長吏及彼中豪言城顔文姜事且三十年此無它則長吏過自好欲無受勞民傷財名不者大役難成恐中廢作者不任又不者如匪行邁謀與衆為政耳如此必使城自地出然後可百數十年來冀氏姚氏凡九倡亂一妖女子三勤王師亡論所蕩焚即芻餉供億豈但可為十城然遂以棄之乃平居則又不復作一錢事而曰吾已為儲芻餉供億於其

所令足待變矣豈為計哉君名世貞字元美吴郡人少司馬名忬君其子云

新設寧武兵備道題名記

山西三關先是葢止鴈門一兵備岢嵐兵備實恊理之其於防秋尋加守廵冀寧二道嘉靖三十三年復以清軍屯田驛傳若守廵冀南河東諸道迭出而分區監督焉三十七年改鴈門為鴈平岢嵐為偏寧其五道監督如故明年仍以偏寧為岢嵐兵備以偏老岢嵐河曲四

守備西路叅將老營遊擊地方兵馬屬之雁平兵備仍駐代州以廣武北樓平刑三守備東路北樓太原叅將地方兵馬屬之其八角利民神池寧武四守備中路叅將地方兵馬則以設令道云從御史楊公美益之請也惟是三關與大同相為表裏右衛水口等處直敵南窺朔應諸州之道其於要害視三關有輔車之義即敵一道出沒我得以所直道兵馬掌距踵襲而自相為應何慮不及三關延袤乃至八百餘里而敵得以探疏數為

堅瑕揣薄厚為虛實時分時合雖漢兵如雷風安能八百里趨利也惟是席國家廣大守在大同云爾時則雁門一道嵜嵐一道協理之足矣然猶恃藩籬以撤閫不知中彊者外益固之為謀周也亡何以二道為不足加之守廵冀寧二道為四道復以四道為不足加之清軍屯田驛傳若冀南河東諸道為七道三關凡八百里而七道以臨之即有五叅將一遊擊十一守備亦惟雁門嵜嵐二道相信而服習五道者非常所屬卒然不相

為用十年九羞猶之愈數而愈疏清軍屯田驛傳贓所司存冀南河東棄所分署是盡山西而事三關委境內而勤一圉猶之愈實而愈虛不知疏數以形明虛實以槩制也注雁門以雁平注岢嵐以偏寧似矣不知十一守備分地如石畫相交尺寸獨以八守備隸偏寧一道亡論石隰諸州防河之役行兼坐累有妨簡書即敵一出套便涉其境而停障積阻烽火傳游已難為卒又況仍以五道便宜掣肘糜費無益豈所謂明形而槩制乎

時已權生變已常存寧武之介於雁門嵜嵐之間亦猶雁門嵜嵐之左右於寧武疆埸之政雖力有餘不備非其域雖勢有餘不守非其約非其域不闌出徼功非其約不聲援為德辟耳目之於視聽不相假借然後可以著官知之良而稱同心亦使朝廷得以責所不備以其所備按所不守以其所守捷無倖賞挫無佚罰三關猶一體也省冀寧若清軍者七道而為三以重司存養内治境内不疲於奔命三分其八百里而勞逸均各可以

朝檄而暮集而齊一其指使凡五決策以設寧武道而議始成如此豈偏見一時之利害不參邊大計始終者右衛水口為敵必窺之道即中路參將直之與大同兩掖掎角相逐銜尾相隨厚集其氣是顧是偎者非寧武乎與偏頭雁門翼擊而夾攻為常山蛇勢者非寧武乎明形槩制以回視聽新旗鼓出繕入計為邊長老貽數百年之利身自作始者非寧武乎形不自勝制不自舉沈公所謂其人哉首至者未幾論罷繼至者尋以遷行

沈公明形槩制三年於此矣乃少司馬萬公某獨以少方伯奏留之豈不曰分地不量形與無地同量形不善制與無形同善制不得人與無制同得人不久任與無人同是二公者先後奏請蓋相足焉可謂同心謀國重惟沈公之賢適與設會也因具列之使後之君子得以觀寧武道所繇立者蓋以其人如此云

歷城張公德政碑記

濟南郡隸省歷城以一縣附其地所供億轉置送迎輿

以取集郡大夫以上暨有事境土者令咸寘下之歷多山磽瘠水則陂圩一值荒歲不有恒産公至比災厲且邊圉嚴師旅在外急催科如捕亡淄青持戟之士日肩摩就募道路使者相望疲命於簡書凡期月公循循各如績一若不欲有為以是民亦安之雖小利不見也邑舊以律占租役必先以簿正常與它沃壤地偕田瘠歲朘屢不較邑墟亡不比屋焉公始第丘畒履原隰視土之墽惡以登下其賦勿一以收責俾參稽各無失職請

額著地沃壤不得欺謾避課邑百姓始不惡磽瘠陂圩而汙萊為子孫憂郡大夫以上蒞我待需有事境上之臣絡繹於邸守晨趨出謁暮而不能更適庭供億轉置送迎異求同費舊一以委諸編户歲數十家以分聽其給終則以貨賄之入出會之官契常不掩籍十登其六七邑百姓無不若相與赴愬得代則若解懸顧以就衽席為幸而不知其産蕩然矣户户轉趨傾覆以積倉為累不饑為諱蜡臘相祈庶幾無斯役弘治間加縉八伯

金民車且百二十乘正德以還加繒至二千三伯金濼清之塗罕轂擊矣先南陽朱公首平筭事列諸兄弟之邑得裁五伯金而邑人稍受賜即猶稱貸出納也公實始定吏會之議使度支在官工賈無以乘緩急侵傷農坐屈其利有司治之不遽上計則什器儲偫得轉相為用冗壞即移置勿有廢棄焉法甚便以約不復舉長物責邑人值而橋索所羨餘五六十年敝政一朝嘉與百姓日新邑不重困共正易輯市野喁喁庶見弘治之舊

郡大夫以上令風以分禮下之而公不以畀百姓晝日晉接不遑暇食而儀愈安未嘗飾廚傳稱過使客疲民以取譽常夜折訟得情皆片言及亹亹問疾苦必竟辭嘗語余曰吾四載於縣署有未蹈之跡未嘗一日於窮閭忘兼照之心月旦與諸弟子設俎豆言詩書士再適薦者七人其在生齒繁殖流移究宅嚮附者衍負版焉丙午秋入上最天官會徵書留擢西臺邑長老屬余記之余惟君子之從政無樂乎悦人於始而終無以厭其

意也民豈惟無思公屬災厲邊圉之餘輕徭薄賦與民休息知時務之要安以本俗使百姓培氣歸德恃以不偷則君子之政哉公名溆勵太原之盂人辛丑進士其詳具恤民録云歷邑低畝絲枲則賦維灤沮洳汙萊迴錯昭兹海藩我庸景附凡百執事咸襄佽度租役薦緊凋瘵罔籲汔可以康無艱國步公始蒞止霓望方殷維時多罹百務孔棼疲夫㦸路壑有轉瘠矢解倒懸登之衽席遊刃引割恢乎為紀渾兮以容内諳臧否期彼允

濟懲兹勵已雖貫則仍弗憚改為雖遷善急慮動若疑
襲弊未袪善將安施乃第丘畝㦸惡是甄磽田沃稅比
屋以新欺謾避課靡郡匪民原隰以清井地用均澤及
子孫世業莫湮一都之會既詒我肆絡繹齊郊戟人節
使供億送迎入境取遂束秸不修王章斯墜編户轉給
趨相告匱疾首赴役積倉為累吏畏其威南陽朱季平
筭列邦我獲受賜張公為政樂不可支曰兹出納實存
有司矜此赤子勿違農時什器儲偫求工肆成杪歲上

計昔縮令矗亨有公牢覿無私幣用克有經供匪無藝百年蠹政一朝自替市野喁喁庰新多制晝日晉接夜分折獄民所疾苦必盡忠告四載宦邸窺園無跡兼照窮閻幽光潛晰寄命百里視諸一堂童孺知名擬之龔黄謹庠申義父母爾師孌彼七士鴻漸于逵九罭有歌公歸無所稱最銓階揚績當宁栢臺繡裳其忘東土蔽芾甘棠受天之祐不朽者仁以報名杜

歷城令賈君記

蓋聞之為邑非不用民而能不輕用其民之為用也民亦孰能不用上而唯即安之為用也公既治歷城踰年而使者及於絳則其家大人就養焉居無何輒駕而返請留弗許請命之則謂公曰始吾之視爾于斯役相隸莅相承也唯是百姓兆民焉是出而為之令以賦諸其閒俾各有藝極以務蓄其力無失其徵會民聽不惑而後用之有司者豈有賴焉百姓兆民惟正是供而令無即於隳𥘉政足以取給王事而已豈敢為是匪經以侈厥

度亦唯是役亦唯是莅功令典籍輕重布之爾敢何異之有即有豈歟不庭不虞之患耳既已錯而宜之使各有懐生之念而百姓兆民實欲焉百姓兆民欲焉而諸長吏孰不欲也若不�不偲偲焉唯不獲乎上是恐而勤百姓兆民庶幾諸長吏以有德於我不則自恃其不欲而曰諸長吏實欲之以委之無可奈何其君子實應且憎以非我寧謝不敏敝邑豈敢有愛也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子實生我而浚我以生乎而以德於上今實有民

而委之諸長吏其謂令何其無乃撤其寧宇而剪為逋逃以自棄其衆百姓兆民將望望然挺險而走其轉於溝壑何辭之與有若由是相為臨長自顯庸也尚將惴焉有不敢輕用之心而使於我焉是息大衆其未可棄也人亦孰能不用上而唯安是即我既已父母子弟將自至我之不欲人孰不知猶之曰凡以安我也既以藝極則浸漁不行而貧者勸役蓋嚮然於我有各相為用之心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不佞在此猶尚逋逃人不

懷生又從而微之纍焉而使即事於繫其若父老何何邑之為也若不然我去而反其田里爾安能知之令吾之視爾于斯不困於役不匱於莅也而邑由以舉百姓兆民無能為逋逃之故也豈徒爾與有禁施乃歸絳蓋公為歴城者盡善政也而其要則有所不欲矣而才足用民才足用民矣而惴焉不敢有輕焉之心其家大人見邑之無逋逃也而知其政君子哉邑之進士郭子輩相與聞其言而賢焉各矢歌以詠其事而屬余以記者

如此

劉公樂峴亭記

公既在襄陽諸生間不樂也已乃謂御史君曰昔爾先大父之除新鄭雖介然一王官之大邑丞乎固周室之末成子也豈其事長而我伐伎以馮人豈其行意而人稱功以加我蓋三載人莫知之矣人情不能樂其所不安不能得于其所不樂我始慨然慕羊叔子杜元凱之為人令亡論其位即其功懸諸所遇如此其難也不得乎

丞將求乎身孰與不得乎身將求乎子也獨如鬻之人哉吾所為營峴者以若效爾大父於不窮而吾將老焉以是為樂耳方叔子建平吳之議欲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荆楚之衆進逼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兖徑詣秣陵巴漢奇兵出其不乍卒如所言何策之明也元凱既激滍淯諸水以浸南陽諸田萬餘頃遂開陽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以瀉長江之險而通零桂之漕民到於今利之何計之遠也是皆踪跡之所往來精

神之所暢悦山川之所動盪勲業之所肇造策之所為明計之所為遠以是得於峴而後世誦義不忘猶我視若於此者若能無意二子於此乎今天下南維於越東疲於倭蜀粟膠滞飛輓綴絶此亦羊杜一時今何以明策遠計入告我后而無勤諸執政乎即使持節監視南粤諸軍事不若大興卒治河若以使者行水惟是南北交檄力百倍吳晝何所出何以係尉它伏中行而詈之背縣官之費歲且鉅萬乾溢不常仰給遂詘涘涌零桂

不啻消委今何以使芻粟相屬千里坐至以無為諸執事憂吾非其峴之謂夫固謂二君子之嘗至於峴也不然夫豈不知鹿門之可以老也二君子得此於峴若得二君子於國家而吾以得峴於若吾何為不樂哉杖屨不具眺望不遑談詠不揚飲酒不歡琴瑟不鳴俎豆不大吾之事也吾何以知若能為羊叔子杜元凱與不能哉彼且曰百歲後魂魄猶登此山也未嘗不流涕於斯人陵谷功名相為變遷彼且奚以二石為矣此其辯在

詹何之說子牟也不得乎丞求之乎身既得乎身推之乎子公之所為自勝者婉矣為峴而樂庶乎縱之又何害乎心居魏闕之下也預嘗自謂武非其功祜蓋曰疏廣我師也出處之間古人難之慕叔子元凱之功而猶不忘鴻鵠黿鼉之諭余於是知公不言而有以自與焉蓋曰夫豈不知鹿門之可以老也然不於鹿門而於峴也則托龐公於二君子矣

重修肥城縣孝里鋪記

按察使周公為叅政時出督部過肥城縣孝里鋪鋪在縣西北七十里孝堂山下矣公慨然顧令縣令錢君曰此非漢孝子郭巨之所以葬其母者乎君子徘徊而不忍去也今且廢矣無乃先大夫若諸有司之為盟主也崇大茲館以為諸大夫有司之所憩而賔客使者之所假道乎令且廢矣何以崇大如公寢也屬在敝邑其若諸大夫有司若賔客使者之辱在不佞何無乃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繕葺將肥之褊小介於長清平隂之間

而曰疆場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也而援以自解四
十年於兹假道者暴露憩者舍於隸人驅之不顧何以
徘徊孝子而觀采風俗疆場之邑在彼猶在此矣敢請
執事將何所命之乃錢君謝不敏已報上既得可自七
月至於九月而鋪成視先大夫請有司所崇大如公寢
者益虔矣以憩諸大夫有司以假道賓客使者膳宰致
餐候者為導長清趨而南平陰徂而東交授互勞望孝
里而歸之視遠如邇非先大夫諸有司之為盟主業孰

與之是役也門屬之門堂屬之堂其个相偶其序相翼備矣而猶是鋪也能無廢矣先王之教在焉而敢以為功無亦曰二邑之蒿荻自爰曽不遺一蹵者蹠鑁又何執事之不問矣錢君既修縣城稱保障而并及是鋪承敝芾之休俾居者無警行者相勸以體周公廣施德於三邑者也周公蜀人名某錢君吳人名某

肥城縣修城碑記銘

漢書泰山郡有肥城縣應劭曰肥子國也城圍六里一

百步高一丈五尺云葢嚴邑也五嶺盤其北陶山據其西視郡城為外屏焉國家分十戶所守禦其間念至深矣然而覆土耳先是邑令萬君則行築分東南北隅迄石而堞之守禦者率疲卒晝夜謹斥堠省樓櫓無遺力而西一隅竟以先勞中廢夫城盛也一隅之隙全邑任之何彼此也在昔陶山之役動勤王師令安可使從高臨下而窺以不遑之心無論五領之為蹦備矣邑人大中丞李公葢嘗憂之謂今令吳江錢君曰此焉不迄石

而堞之即三面雖金湯無益也又何必環而攻之屬按察使周公先以叅政行部過肥子亦以為言而錢君則慮事授司徒量功命日畧基趾分財用具餱糧三月而集不愆於素堞凡若干所為雉若干云樊龍曰肥有陶山之役余葢猶及見之邑中丞自父母之邦守不為小按察使周公慎其四境云爾而肥是城有味乎王公設險之義乎與其動勤王師也寧短垣是圖覆土而土堞之如塗塗附天之陰雨亟潰亟暝孰若延石之永逸也

是攝守禦而徵餘自帑政則錢君欲發與民而已而肥是城則依物而偶於政肥之所以有成城也周公名某錢君名某中丞公名某云銘曰天不可升地險卯陵維休維戚肇自中丞周公居東于宣于藩匪除于庭而力于原有令知發大物是憑綢繆牖戶百堵斯興言售厥謀用在不疑匪良執事一簣之虧卓彼巖邑何榦何楨三人同心乃成此城

内丘縣學田記

邑何學以群士也學何田以群士於禮也士相觀以群而廢禮由群邪也令豈徒俎豆之義始諸飲食彼見室家之樂則戚於為曠藁梩不掩則其顙泚曰吾何有於為士也風俗之道士為政令尚何敢謂無恒産有恒心唯彼為能之即業已群使日眄眄焉佔畢亡它技又何可使不有於為士也余往按部内卯至民間所謂漢孝子郭巨里中里中即以所掘黄金事名矣嗚呼曩令巨時能自託於士何至欲殺其子以食母為孝也令又何

敢謂內卯之無能為巨者則是田也無常歲有常賦其士足計也匍匐有喪不與其易與其禮婚姻之故不與其富與其禮而又為之宴喜於飲食周旋於俎豆使相媮快於為士則虞芮所棄而西伯以善養老者也是田也凡八區東南北壇地各十二畆邑厲壇地一畆南四里鋪地七十畆南宋家鋪地八十畆東四里鋪地十八畆中卯驛地四畆凡二百五畆余始按圖得之既乃過郭巨里中思夫士不可一日廢禮也乃命以為學田而

具諸籍中

張氏瑞芝堂記

援神契曰王者得志於地則華苹盛也漢在元封芝生甘泉宫帝作齋房之歌以薦郊廟則得人若董仲舒鄭當時苹儒雅推賢肩踵在列以奉天下實稱治洽所謂九莖連葉回復此都植才之應也秦人蔓瓜谷之禍綺夏之徒有伯夷之餓于商山之下與薇白療思唐虞不蒙甚大之憂則碩人之邁矣夫芝玄氣之精也因腐朽

而暢靈華感則萌之矣奚愛甘泉商山哉張子其先中丞公嘗以言事忤逆瑾意三挫之不偃也奸燕既雜風紀茂遂乃以指佞見知於朝皆謂人中有屈軼焉豐本遠條世麗東土祖孫奕葉棫樸之英十人每兄弟咏集詡詡之盛出則衣冠睢睢茀道士林榮之冲和漸於家而以華國則人瑞者乎嘉靖丁未春芝産子舍之堂者五以示余而屬之記余見若卿喬矣若車蓋矣丹章而紺理其葩云以弓矣嗟乎是不可與岐麥玄黍䴉祥鹿

瑞蕃育靈囿以光騶虞之化乎即不欲宫童効異又何限崔嵬逶迤之地則中丞公之後興乎子舍慕先人芳烈國香自與隠見之間矣聖天子方肇亥禋綏明賜天下日濡旱麓之教賢才敷發芳躅盈庭芝則有哉中丞公於子舍曽大父行也堂構衰矣澤欲翦矣藜藿登鄉相遺蓬蓽一畒之宫子孫荒圮欲不守者屢矣子舍慨然以在我有豐芑之謀出私貲以肯世業煥然若見祖宗草茅之舊讀書其堂上以振簪紱之餘響人以知有

中丞宅而謂中丞之世將復也乃子舍之堂有芝是中丞之土未敝而我聖天子至德及遠矣可無記哉

棗強縣劉村新建三官廟記

劉君雅棗強劉村人村東南去邑三十五里稱劉村以族姓焉村東南五里龍泉寺劉東父其所建也劉君所建其北則某祠又北則某祠又西北則某祠劉君嘗游於田矣即民閭疾苦蹙眉而藥餌起之葬者匍匐衾紼婚者拮据羔雁也夏月孔暵行者道暍河朔諸郡卒戍

徒役瓜期往代得及其場圃以蔭息其木下壺漿餼芼厨傳過使轉相誦慕視廬舍如歸矣以社以方穀㰚農慶告成地利介言景福捍禦菑患載在秩典嵗時伏臘我乃於三數祠集饗髦乂作敏主伯以輯鄉井以聯宗黨以固守望之好杜侮予之禍豈為滛祀哉𣌭强當燕趙之郊諸郡之卒戍徒役交雜於路悲歌少年慷慨相向即加饑饉必多暴子弟何可無寔烈之風也同舟而濟江海者覆於其各有一壺之心何者失衆之形也劉

君為一閭右家令諸郡卒徒視廬舍如歸矣即流移逋逃操戈不逞又何可後事而備乎是廟也劉君有以處其中也有處其中則棲託之迹重而流移逋逃欲為不逞者沮於嫌忌之勢矣

滄溟集卷十九